

经济的本质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

著

刘君宇

译

The Nature of Economics

Jane Jacobs

雅各布斯
城市·经济
三卷本

非外借

中信出版集团

经济的本质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 — 著 刘君宇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的本质 / (加) 简·雅各布斯著; 刘君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7
(雅各布斯“城市-经济”三部曲)
书名原文: The Nature of Economies
ISBN 978-7-5086-8514-4

I. ①经… II. ①简… ②刘… III. ①城市经济学
IV. ①F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275 号

The Nature of Economies

Copyright © 2000 by Jane Jacob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经济的本质

著 者: [加拿大] 简·雅各布斯

译 者: 刘君宇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016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514-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

布尔津（Burgin）、内德（Ned）和提姆（Tim）

序 言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Antaeus）是强大的——只有在安泰脚踏大地这个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如此；当安泰没有与大地紧密相连时，他的力量飞快地消失了。理论和抽象概念也一样，只有当它们能被实际应用，才能算作强大的工具。这本书设置谈话角色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高深的经济学概念接入日常生活中——也就是那些支配着经济生活的、关于发展、成长和稳定的普世自然进程。

贯穿整个阐述的主题（事实上也是构建整本书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在各个方面都是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在自然中存在的。有些生态学家难以接受这种整体性，他们往往怀着情有可原的愤怒和绝望，认为人类是自然秩序的闯入者。同样，经济学家、实业家、政治家等，也难以轻易接受这种整体性，他们往往对人类的成就抱有可想而知的自豪，认为是理性、知

识和决心让人类克服并战胜了自然秩序。那些想像着有一道壁垒将人类及其造物与其余的自然分隔开来，又不愿或不能突破这个壁垒的读者，将不能领会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

在描述自然进程并选择用以阐述的例子时，我采用了来自生物学、进化理论、生态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资讯，这也是上述领域从业者目前所了解和阐释的学科动态。偶尔，我的角色们会介绍他们自己对于自然科学的见解，并明确指出这是他们自己的推断。他们坚持认为经济学应该扎根现实，但如果需要打破成规，他们也会直抒己见，并说明原因。

我使用虚构的角色和引导式对话，主要是因为这种古老的文体适于答疑解惑、阐发论点，也因为这种体裁含蓄地邀请读者加入角色，进入辩论之中。比起其他艺术品，书籍更能够为自己发声。但它需要一位合作者才能被听见：一位心胸足够开阔的读者，能够听取这本书的声音，无论同意与否都用心思考。只要这个过程愉快有趣，同时我希望它或许能有所帮助，这就再好不过了。

简·雅各布斯

1999年7月于多伦多

目 录

序 言

— III —

第一章

该死，又一位生态学家

— I —

第二章

发展的本质

— 17 —

第三章

扩张的本质

— 45 —

第四章

自我补给的本质

— 77 —

第五章

避免崩溃

— 101 —

第六章

生存适应性的双重本质

— 143 —

第七章

不可预见性

— 161 —

第八章

安布鲁斯特的承诺

— 181 —

尾 声

— 185 —

注 释

— 187 —

致 谢

— 223 —

第一章

该死，又一位生态学家

“霍滕丝（Hortense）和本（Ben）分手了。”安布鲁斯特（Armbruster）一边说，一边向凯特（Kate）晃着手里的传真。后者滑进餐厅座位里，努力将一杯咖啡端平。

“我感到遗憾，但并不意外，”凯特说，“还记得本是怎样对工业灾难幸灾乐祸的吗？他认为所有工业或科技性的东西都是不自然的，而不自然的都是不好的。”

“他是好意，”安布鲁斯特说，“我们需要耶利米^①，但对于霍滕丝来说，和这么一个人朝夕相处一定挺压抑的。他们分手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霍滕丝已经想开了，她看上了新的男人。不介意我读完这封传真吧？我出门时才拿到的。”

将近中午，他们坐在纽约下城第五大道一间空荡荡的咖啡店里，离安布鲁斯特在格拉梅西广场的公寓不远。这是一间平平无奇的餐馆，位于纽约正在快速升级的地段。安布鲁斯特常

① 耶利米（Jeremiahs），圣经中的希伯来先知。——译者注

常喜欢在早上来这里，因为它可想而知的冷清让朋友来访时总有位子可坐。他一个人住，自从从一家小出版社退休后，便怀念起自己的工作，以及与同事们日常交流的时光。

“该死，霍滕丝找了另外一位生态学家。”安布鲁斯特抱怨道，一边继续往下读传真。

“那也不奇怪，”凯特说，“她是个环境学方面的律师，所以平时就和这些人打交道——不是生态学家就是其他律师。”

“但是，听听这个：他的名字是海勒姆·默里四世（Hrram Murray IV）。四世！真是矫情。”

“如果他们家没别的名字可起了，那也不是他的错啊。”

“当上一辈人去世了，你就会去掉名字里的数字。我父亲去世时，我就把自己名字中的‘二世’去掉了。只有国王和教皇才保留数字。”

“没准儿，也许另外三个人还活着呢。”

“让我们看看，”安布鲁斯特沉思着自言自语，“二世应该是他的祖父，而一世——”他两眼圆睁，平时儒雅的神情变得夸张，“天啊，霍滕丝都50岁了。该不会——”

“不，我不认为霍滕丝在跟一个小孩子交往。接着往下读。”

“好，好，她准备从加利福尼亚回来了，”安布鲁斯特往下

读着。“他在霍博肯^①有间房子。一个生态学家在霍博肯做什么？她说我会喜欢他，如无意外会在下周四带他过来，等等。”

“我可以来吗？”凯特问，“能够再见到霍滕丝真棒。你记得吗，安布鲁斯特，我自己就是半个生态学家。”

当凯特几年前被拒绝任命为终身教职时，她在长岛大学的生物学系任教，并从事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她在一本办得很好的科学周刊那里找到了工作，部分是得益于编辑《生存之系统》^②一书的经验。这本书是她和安布鲁斯特从一小组人的交谈与报告中组织而成的一篇对话，安布鲁斯特研究这组人里，与不同职业的人相对应的不同道德系统。一方面，是警察、立法者、神职人员与其他职位有公信力的人；另一方面，是制造商、银行家、商人与其他从事贸易的人。霍滕丝作为安布鲁斯特的侄女，也在这一组人之中。凯特在周刊的头几个月还不太熟悉工作，常常请求安布鲁斯特在编辑上给予帮助或建议。当她不再需要指导时，仍出于友情时不时地来探望他。

到了第二个周的周四，在安布鲁斯特的小公寓里——墙上和桌上堆满了书和作者签名的照片——霍滕丝和凯特亲切地

① 霍博肯 (Hoboken)，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座小城，与纽约隔河相望。——译者注

② 《生存之系统》(*Systems of Survival: A Dialogue on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Commerce and Politics*) 为本书作者在 1992 年出版的一本书，以对话体写成。——译者注

问候了对方，霍滕丝也介绍了海勒姆。过去在枯燥的学系会议上，凯特学会了靠想象同事们童年时的模样来打发时光。现在，在海勒姆身上，她看到了一个教养良好、脸颊瘦削而充满热切的男孩子，成长为一位穿着上好花呢西装、发际线后移的男士，但他的热切仍然如初。

当霍滕丝在沙发上坐下时，海勒姆仍然站着，心不在焉地拍着他的夹克口袋。凯特困惑地四处打量了一下房间。“你是丢了什么东西，还是放错地方了？”她问道。

“没有啊，怎么——噢。”他垂下双手，难为情地笑了，“我在五周零四天前戒了烟，习惯性地还想找根烟抽。”霍滕丝、安布鲁斯特和凯特都戒过烟，同情地微笑起来。海勒姆在霍滕丝身边坐下时，她拍了拍他的手。

知道安布鲁斯特急着想了解海勒姆那造作的辈份，饮料一端上来，凯特就随口对海勒姆说：“你名字后面那个‘四世’挺少见的嘛。当然啦，并不是没听过，只是很少见。”

海勒姆在茶几上的一本书和一张照片之间扫出块空地，把饮料放好。“我父亲是一个聪慧的老人，但他坚持要自认为三世，我只好做四世了。他是经济学家，本打算让我子承父业，但经过一番尝试，我放弃了，学起了环境学。30年前，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以为那就是学习划艇或观鸟，但爸爸认真地看

待我的事业。我提起这个只是想说明，他对排辈的怪癖是多么微不足道。包容是相互的。但我确实为这个怪癖划上了句号，我的儿子叫乔尔（Joel）。”

“你们生态学家都做些什么呀？”安布鲁斯特问，“到处号召人们保护树林、惩罚污染环境的人？”霍滕丝和凯特交换了一下眼神，都察觉到了安布鲁斯特对本的不太礼貌的影射。

“不，尽管拯救森林减少污染很重要。我是负责筹款与协调的人。具体来说，我给出组织方面的建议，并帮助科学家们寻找资金，这些科学家大部分都在尝试开发借鉴自然的产品与生产方法。这种方法叫作仿生学（Biomimicry）。有一本同名的相关书籍，感兴趣的话，我给你找一两本。”他补充道，看向凯特。

“噢，我有这本书，还写过书评，”凯特说。“这是本好书，安布鲁斯特。大致说来，仿生学的目标是要制造出比现在更好的材料，但必须在不妨害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制造，且没有有毒成分，就像蜘蛛制造蛛丝、鲍鱼制造贝壳一样。理想的是，通过模仿大自然的化学过程，我们应该能够用环境友好的手段制造出材料和产品，并且在产品用完后，将它们送回到土壤或海水中进行良好的降解。”

“那么多可能性正在被探索，”霍滕丝说，“想想，如果谷

田不再需要每年犁地耕种，小麦和黑麦可以像草原上的多年生野草一样生长，能省下多少能量、土壤、人工化肥和杀虫剂之类的农药呀。所有绿色植物都吸收阳光，但浮萍如何能够这么高效地吸收并利用阳光，既是奇迹也是谜团，值得学习借鉴。你懂了吗，安布鲁斯特？”

“很有意思，”安布鲁斯特说，“但这听起来就像是另一种糟蹋自然的方式——为了收拾现在的技术烂摊子，留下了更多烂摊子。”

听见安布鲁斯特恶作剧地模仿本的说话方式，凯特忍住了笑，去看霍滕丝的反应。后者常常在挑畔之下保持冷静优雅，现在却破天荒地发怒了：“不！这不是糟蹋自然！这是学习自然，目标是消除对自然的损害，与它更和谐地共处。仿生学是决不应该被草率批驳的，安布鲁斯特。你不知道这些谜团是多么深奥难解，要习得草原年复一年自我更新的方式是多么困难而复杂。你怎么了？你过去不是这么悲观又油滑的。你听起来就像本！”

“只是好奇，你提醒了我注意自己的行为。但假如这些努力这么困难，那他们也许是不切实际的。”

当霍滕丝和凯特都没有回应时，海勒姆再次说话了，若有所思地摸着额头。“仿生学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所以，关

心仿生学也就要求关心经济发展，希望它能持续繁荣。否则，我们就不能期待更好的产品与更安全的生产方式了，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获得它们呢？对于发展的思考让我明白了经济体系与生态系统有多么相似，也就是说，这两个体系中运行的法则是相同的。我并不指望你仅仅因为我这么说就相信它，但我确信，普世的自然法则限制了我们在经济上能够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想要避开凌驾其上的发展法则，在经济上是徒劳的，但这些法则是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我自己的仿生学项目是从自然中学习经济之道。”

“真棒！”察觉到一本书正在酝酿，安布鲁斯特叫起来，目光转向架子上的录音机。

“喂喂，安布鲁斯特，”霍滕丝说，“别又想搞什么研讨会、什么报告了，我们就不能不用录音机，就只是聊聊天吗？你就不能忘了出书这回事吗？你既然那么有空，大可做许多别的有意思的事。”凯特朝霍滕丝皱眉，暗示她别说了。

“我从没想过出书，”安布鲁斯特撒了个谎，“但我确实想要录音。我对经济发展也很感兴趣，有何不可？”

“凯特和霍滕丝不介意的话，我也没关系。”海勒姆说。他喝完最后一口饮料，放下杯子，朝霍滕丝和凯特先后投去微笑，以示询问。

霍滕丝耸了耸肩，凯特咧开嘴笑了。安布鲁斯特将录音机搬到咖啡桌上，按下录音键，冲海勒姆点了点头，说：“你说从自然中学习经济，那是什么意思？经济体系是人造的，不是自然的。除了原始的觅食可能算个例外，经济体系是人造产物。”

“听听这个常见的假设，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海勒姆说，“毕竟，只有人类会利用受过训练的聪明的边境牧羊犬来放牧羊群。只有人类会建造医院并给唇腭裂患者做手术、用塑料袋包装零食、发行信用卡并寄出每月账单。我们在生存方式上有别于其他生物，但差异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人为的。蜜蜂制造蜂蜜、河狸伐木建造堤坝、雄海马孵化养育后代，我们不会把这些活动称为人为的产物。我们也不因为向日葵比雏菊高许多就认为它是人造的。我们自己的灵活双手和头脑都是由自然创造的。我们能用这些优势来做什么，就像蜘蛛能够有结网并咬住猎物的能力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

“别说太快，”安布鲁斯特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在生理上是人造的，而是说我们创造出人造物品，并且将它们运用到自然世界中去。我们制造人造皮革、体育馆的人造草地、假牙、人造冰，等等。你怎么能说人类没有人造的经济体系呢？”

“安布鲁斯特，那就好比指控蜘蛛的能力是人造的，只因为它吐出的丝不是棉花、亚麻、蚕丝、羊毛或大麻纤维，”凯